



华韵文艺丛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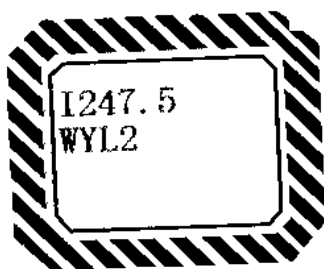
在山那边

王跃利 /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在山那边

王跃利 著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2005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在山那边/王跃利著.

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5.9

(中国当代作家文库·华韵文艺丛书/邴纬主编)

ISBN 7-80171-777-5

I.在… II.王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04589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府学胡同甲 1 号)

邮政编码:100007

北京北卫文化艺术中心设计排版

北京海洋印刷厂印制

开本:800×1230 1/32 字数:258 千字 印张:11.625 插页:2

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1500 册

ISBN 7-80171-777-5/I·461

定价:26.90 元

仁者自爱山(代序)

谈 歌

跃利先生是《唐山文学》主编方铭的朋友。朋友者,或是肝胆相照的豪客,也作心性相近的知己,抑或琴棋茶歌的同好。方铭兄为人爽直,十分好酒,常喝得不知身在何处,为此曾打碎过好几副眼镜。此与笔者相去不远,应算不上大雅嗜好。老话有讲:人生在世,过的是米面夫妻,交的是酒肉朋友。这话说得多了,听得熟了,却不想走偏了意调,皆以为酒肉朋友不过是吃吃喝喝,借钱讨债事例切莫摊上,到头来一准吃不了兜着,与人无利于己有害,端的是雪中送炭者少,锦上添花者多。倘与人相交,送出去八分,总想十分九分地还来,殊不知总是借多还少,更甚的有借无还,到头来惹一肚子闷气。还有则趣语:都说人情薄如纱,真不差;自己跌倒自己爬,没人拉。交了多少好朋友,烟酒茶;如今有事去找他,不在家。此言虽多谐意,却颇具玩味。自下屈指算来,酒也喝的有五六吨之巨,年岁也一叠叠大起来,于不经意间,得知那“酒肉朋友”四字,原是指好友来访,尽以酒肉相待,并不在乎超计划外开销,实在道出了与人兑心的至理。只是以讹传讹,以物易物,便失却了真相。且人念杂陈,心性各异,实在难作一刀切般概论,委实不好深究。

方铭兄酒场多,应酬也多,趣话自然闹过不少,这与本人委实相仿,故暂不互为揭发。而让笔者纳罕至极的是,跃利先生却几乎

滴酒不沾，一杯啤酒下肚，脸则率先红了起来，且看纸币皆为双影儿，终不能作两张钱花，眼前星灯儿亦多起来，路却并未光亮。跃利先生长得眼端眉正，文静清秀，颇有君子气度，连说话也不急不躁，不愠不火，似个文弱书生无疑。哪像方铭兄与我不修边幅不讲涵养若斯，几常三言未毕，便吆五喝六作了张牙舞爪状。由此但观，倒觉我跟方铭兄尽失了书生骨相气象，却放浪形骸混迹于文圈，颇有误入迷局的感慨。而让本人愈想不通的是，此嗜酒似命的方铭兄，与彼视酒若鸩的跃利先生，焉能对坐于一张酒桌谈天说地通古论今几至通宵；也始终没弄明白，一个说话鼓眼乍舌捋臂挽袖蹬脚踢腿，言语间百无禁忌杂俗并陈的酒间鬼徒，安得能听一个文静如斯的白面书生百转千回缠绵讲起娓娓通来……

事如谜局，难参其理；人情迥异，不易尽知。

二零零五年的六月，方铭兄几经辗转，竟一路追到了我开会的处所，不容分说将跃利先生一本待出版的小说清样给我，并说了不下七十二句好话，请我在跃利先生这本待出版的小说前面写段小文。说实在话，我对这种拉大旗做虎皮之类事例颇有反感。时今人出一本书，哪怕托六十四个门子绕九道弯儿的胡同，也要找一个有头有脸有名有位的先生在文章前作个序言，好似“我的朋友胡适之”一样壮门面。本人虽也写过几篇零零散散的文字，也确实横长着头竖生着脸，却不是什么名人大家，且年刚够五十，为书做序实在早了些。本想措词推去，却也为难的很。方铭兄是我多年旧友，彼此间从无过多客套，就是为他自己的事情，怕也从未这样相求于我。我暗自嗟叹，想朋友能交到这个份上，也就中了（唐山方言）！于是我只好应承下来。

断断续续开了两月之久的会，其间方铭兄几次电话打来。铃声几常在会场中不经意响起，惹得大家侧目而视，于是我只好关了手机，故此事一拖再拖。后方铭兄发来鸡毛信电，得知跃利先生的书稿即行付梓。我便慌了手脚，晓得人家这娶亲的嫁妆，无论如何

也得赶在入洞房之前做成才对！

于是乎我请了两天病假，寻了个浑身上下屁股疼的理由，悄悄躲到会议楼后一间别人不知的暗屋里，潜心静气读起了书稿。哪知一看文稿，让我诚敬肃然。始不料主抓单位领导工作，且身兼数职，整日烦杂事物缠身的跃利先生，竟忙里偷闲写了这般厚厚一大本小说——慨叹跃利先生这种绵里藏针似的真道功夫，笔者本人是无论如何也学不到了。

在此之前，我一直觉得文人是不好经商的，至少是经也经不好商的。原因是文人风花雪月的自由性情，难以与准时要约之谈判、签字相维系。我不知这个谦和恭敬、明理处事的跃利先生，如何在经济大潮物欲浮泛之下，在那些难以推脱的应景宴会会后，拖着疲惫的身躯，于灯火阑珊的午夜，一步步回到家中，然后静坐在自己书桌前，慢慢梳理自己的心绪，然后一字字把它们记录下来。可以想像，当人们迷离于觥筹交错之时，游身在灯红酒绿之中，混际于迎来送往之间，盘桓于浪漫温情之内，奔波于争名逐利之途……而在这般温软闲情的恬境之外，竟还有人兀定凝神，独自做寂寞心灵的参者，问灯问影问山问水，观景观物观人观心，好生得让人仰慕。

仔细说来，跃利先生这本带有传记色彩的小说，基本上来自真实的故事。作品既记叙了主人公王志伟的生活成长历程，也展示了王志伟艰难的奋斗之路。小说内容丰厚，文字洗练，情境感人。作品向人们呈现了一个时代青年自强不息的奋斗历程，带有浓重的时代印迹，亦勾起了我诸多美好的回忆。

不必回避的是，跃利先生的这本小说，其语言、结构、人物、情节等诸多方面尚需精心打炼。当我读罢眼前这一大叠稿本，忽忆起清代诗人袁枚《苔》中的那句话：苔花如米小，亦学牡丹开。顿然明悉了跃利先生那番煞费的苦心。更难得的是，跃利先生一次酒间曾半开玩笑地说：等我退了休，我就跟着您们学写小说了！语间几多快慰，让人感动非常。晓得跃利先生方四十有八，新途若锦，

□ 在山那边

zaishannabian

好路正长。想起联曰：雨入花心，各得甘苦，水入器内，自成方圆。始信以心而文，个中滋味，如牛饮水，冷暖自知。看得这本《在山那边》的集子，忽生出一番感想，只道山那边还会有山，路前方依然是路。

谨此记之。

写于 2005 年 8 月

HUAYUWENTICONGSHU

目 录

仁者自爱山(代序).....	谈歌 [1]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引 子.....	[1]
----------	-----

第一章 山那边是什么.....	[3]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汽车驶出甲山,跨过还乡河,崎岖不平的山路变成了石砟铺就的土道,路逐渐平坦宽阔起来。

回首眺望远去的大山背影,王志伟心头突然涌上一丝莫名的惆怅.....

第二章 曾经是个苦孩子.....	[8]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柔嫩娇气的花朵,生长不出参天大树。坎坷的童年生活,造就了王志伟坚韧不拔的刚强性格。艰苦的生存环境,促使王志伟早早地成熟起来.....

第三章 苦中有乐亦融融.....	[34]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山乡的生活是平和的,平和得甚至让人觉察不出时光的流动;山乡的生活又是火热的,有时它会炙烤得人透不过气来;山乡的生活也不乏欢乐,山里娃在欢乐中一天天长大.....

第四章 少年月下挑吴钩.....	[68]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王志伟精湛的刺杀技术和良好的军事素质赢得了

好评,为北旧寨民兵连赢得了荣誉。武装部长惊讶地发现,这个文质彬彬的小伙子竟是一棵好苗子……

第五章·初恋·女人花…………… [94]

年轻人谁不懂憬着甜蜜的爱情生活?可王志伟在这上面显得过于迟钝。人家姑娘主动抛来绣球,他却懵懵懂懂,浑然不觉……

第六章·晨星从这里升起…………… [121]

化肥厂,副业工,王志伟觉得挺满足了。出力流汗学技术是青年人的本分,他做梦也没想到一场技术大比武,自己的大照片挂上了厂门口的光荣榜,更没想到,老厂长竟是舅舅的战友,从他那里第一次听到了舅舅的故事……

第七章·梅花香自苦寒来…………… [135]

王志伟说啥也不敢相信自己会被推荐参加高考。以自己小学四年级的文化水平想考取大专院校,岂不是天方夜谭?说是复习功课,其实是从头学起,个中滋味只有他自己最清楚……

第八章·春燕鸣虫葫芦峪…………… [151]

漫山遍野的葫芦和蝈蝈竟被她派上了用场。随着春燕鸣虫工艺品公司的开业,竟开辟了一个新的产业,带动了一方经济的发展。王志伟不自觉地被卷入经济大潮之中……

第九章·校园旧事…………… [163]

王志伟被推选为学生会主席,而且不负众望,把学生会工作搞得颇有起色。可端门的事件毕竟在他心中留下了重重阴影,总也挥之不去。面张玉刚在闯下大祸后,狂放不羁的性格略有收敛。实习中的王志伟写

出了山区中小学教师情况报告,得到了领导的首肯

.....

第十章·新婚·简单并快乐着 [174]

志伟结亲那天,大家欢欢喜喜聚在了一起,平日空空落落的大院子显得有些拥挤。

人群散尽,灯影迷离。王志伟眼望自己的爱人,心中有千言万语,由于激动,一时竟无从说起.....

第十一章·初出茅庐 [186]

名不见经传的王志伟把国营老厂长吓了一跳,后生可畏,发展经济不能以牺牲青山绿水为代价,环境保护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,对不起子孙后代的蠢事不能再干了.....

第十二章·逝去的背影 [213]

抗日战争时期的甲山之战中,舅舅英勇牺牲了。王志伟多次向姥爷姥姥询问,可是两位老人家却总是回避不言。在舅舅死去的50年后,这段往事才被老根子爷和盘托出.....

第十三章·秋染梨树峪 [240]

石灰窑、硫磺厂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。秋天的梨树峪果香飘逸,恰如一幅金秋硕果图。女儿的出生,给王志伟带来了莫大的欢乐。王志伟把女儿小心翼翼地抱在怀里,心里高兴得不知怎样才好.....

第十四章·翱翔的天空 [266]

人生在世,常常面临着社会角色的转换。

崇高的使命感,让一接手副乡长职务的王志伟,就开始了没日没夜的苦干实干。家乡的日新月异,使鼓楼乡群众感到他真是一位为百姓办实事的好干部.....

第十五章·光明的使者 [295]

有志者,事竟成;有心人,天不负。

从副乡长到路灯管理所所长,王志伟含辛茹苦,励精图治,取得了很大的成绩,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人生目标。他知道,自己今后的路还很长……

□ 后 记 [320]

REPRODUCED BY THE PUBLISHER

引 子

山那边是什么？

少年王志伟怀揣绚烂的梦想，常独自爬到村外那座高高的山梁上。手搭凉棚举目四望：但见云淡天高，日暖风轻，燕山北去，庚水南回。绵延的山脊逶迤伸向远方，总也望不到尽头。

无言的天真便深深埋进了黛色的峰峦之间了。

山林中参花烂漫，荆棘里刺果丛生，鸟鸣啾啾，泉水淙淙。峰回路转，眼前却是壁立千仞，山路迢迢。

一行北归的南雁渐行渐远，在苍茫的云空中投下寂寥的暗影。清风吹过山弯，细草发出瑟瑟飒飒的声响。落日的余晖给静默的群山镶了一道诱人的金边儿，辐散着七彩斑斓的光晕。而山就安卧在那里，无声无息，无息无声。任凭风吹雨打，雨打风吹，不知已过了多少年。

这时，少年的王志伟顿然感到自己无比的渺小。

日子飞花逐水般逝去。无奈伤感的是，心还是那颗童稚的心，人却不再是少年。许多没来得及做完的梦，已变得了无痕迹。

然而，少年深藏在心中的，那个始终未曾参解的谜面，似乎变得日渐地清晰起来：一路跋涉梦想抵临的远方，原来比远方更远。

欣慰的是，面对繁花簇锦，自己从未被迷惑。面对艰难险阻，自己也从来没有退缩过。尽管关山路远，山重水复；尽管豺狼低噪，猛兽覬覦。身旁有明月来相伴，耳畔有远山的呼唤，男子汉铮

铮的铁骨,岩石般坚硬的信念,有什么困难能让自己裹足不前?既然选择了远方,留给地平线的就永远是背影。

只问那蹒跚的步履,心中未有过惶惑,眼中也未充盈过迷津。

当满心伤痛欲言放弃的最后时刻,在身陷迷途意想回返的那一瞬间,王志伟眼望群山,心血激荡。最终坚定击退了动摇,勇敢战胜了怯懦;他再一次高昂起不屈的头颅,洗却风尘,背起行囊毅然前行,继续那勇敢的攀登,只因为心中那个不变的梦想。那团生命的火焰,坚定的信念引领着他奋力攀援,哪怕浑身筚路蓝缕,哪怕前路荆棘遍布。

就这样,他迎着风,沐着雨,披荆斩棘,艰辛跋涉。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。”

有了水,便有了桥;有了脚,便有了路。一路走过,水远路长,关山万迭。而山外,究竟是什么?山那边有过葱郁苍莽的树林,会不会有响箭鸽哨的指引?山那边有过浩浩缥缈的云海,会不会有鲲鹏飞凌的载渡?山那边有过牧牛犁耕的村舍,会不会有阡陌风车的歌谣?山那边有过灯火阑珊的楼城,会不会有暮鼓交鸣的晨钟?

而山那边,还会是山吗?

待王志伟拖着疲惫的双腿再次攀上一座峰顶,鼓眼四望,极目远眺——

山那边果然是山!

只是蓦然间,王志伟忽地发现踏在双脚下的山峦不过是条低矮的丘陵,已不像当初自己攀岩时那样高。而矗立在远方的那座山峦才是崇山峻岭,那里才有无限的风光。

王志伟俯身紧了紧鞋带,把眼睛投向了比山更远的远方。因为,这个时候,王志伟已经知道:在山那边——在山的那边究竟有些什么……

第一章 山那边是什么

汽车驶出甲山，跨过还乡河，崎岖不平的山路变成了石砟铺就的土道，路逐渐平坦宽阔起来。

回首眺望远去的大山背影，王志伟心头突然涌上一丝莫名的惆怅……

在冀东大平原北部，巍峨雄壮风景如画的燕山山脉由西而东穿过遵化、迁西、迁安等县，像一根金线串起了颗颗明珠，骄傲地向世人昭示着此乃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所。万里长城起伏蜿蜒，匍匐潜行于回环曲折的崇山峻岭之间，像条腾飞的巨龙游弋于绵亘无垠的峰巅岭壑峡谷大川。它是华夏民族的脊梁，是中国人的骄傲。它的头啜饮着渤海湾之乳汁，项背则慵懒地搁在冀东的千山万壑。往西、再往西，它的身姿逶迤远去，无穷无尽，杳无尽头，真可谓神龙见首不见尾。古称“庚水”的还乡河从其发源地迁西县新集儿黄山山麓涌出地表后，经夹河、新庄子往西流经岩口进入丰润县境内。在这里，因有牵马岭沟之水注入，还乡河水势渐大，河面逐步宽阔，狂放不羁脾性暴戾的河水不再湍急，不再桀骜不驯，而像条洁白晶莹、轻盈飘逸的银色缎带，舒缓有致，低吟浅唱着继续向西流去，直至幽燕古国著名的冶铁之地——铁厂镇。河水在这里拐过个舒缓的大弯，略作停顿后才恋恋不舍地蜿蜒南去。

铁厂镇位于遵化县城东南三十公里处，与山王寨镇形成犄角之势。别看她眼下是个大镇，其实是从一个叫做白冶庄的小山村

发展起来的。明朝正统三年，遵化北部松棚营冶铁厂迁至白冶庄。人们在村庄周围环筑石城，随着铁厂的扩展，逐步由村成镇。初名“白冶镇”，清朝时改名为“铁厂镇”，沿称至今。明时，冶铁炉“用盐泥砌成，主要用煤炭为燃料。铁炉深一丈二尺，每炉可熔矿砂两千多斤，工匠最多时达两千多人。”永乐初年，明廷已采用燕山所出之铁制造农具，供给屯社农民开荒种地使用。永乐八年，明成祖朱棣钦命“宝源局制铁农具”。宝源局制铁农具之铁，多取自当时的白冶镇。“正统初，军器铁取足遵化”。

坐落在铁厂西北方向的甲山是燕山山脉中的一座高山。她峻峭挺拔，巍然屹立。三座主峰呈东西向排列，并肩比邻，直插云际。在千山万壑中显得鹤立鸡群，简直是壁立千仞，威风八面。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把它雕刻成修长伟岸的美男子，周围的峰巅岭垭如众星捧明月般拱卫着它。堪称方圆百里第一高山。

站在甲山上极目远眺，千峰叠嶂，万峦碧透，远山粉黛，近岭翠绿，云蒸霞蔚，气象万千。甲山，由于它的险峻挺拔，俊秀嵯峨，格外引人注目，实在令人景仰。

甲山像勤奋的赶山郎，南担铁厂镇北挑山王寨镇，大步流星，健步如飞，使这一对姊妹镇飞速发展，名闻遐迩，周围百里的山寨乡村莫不艳羡她们得天独厚的的发展先机，莫不自叹弗如，甘愿望其项背。

甲山名称的来历，附近的耄耋、期颐之年的苍头老妪们也无人说的出。

甲山局围的矮山丘陵数也数不清，它们并无怨言地臣服在甲山脚下，千百年来默默地沉睡着。在甲山周围和还乡河岸畔分布着许多自然村落，什么桃花坞、杏花村、梨树沟、柿子岭，还有荷花坑、菱角港、苇子沟、芦花洲等等，光听这村名就令人觉得美极了。然而好听的村名能顶饭吃？尽管这里的水光山色充满了诗情画意，由于公路还没修到这里，山村就显得有些闭塞了。那青山绿水

间曲径通幽处留下了世代山民们无尽的惆怅,更生长着青年人太多的期盼。苍老的甲山对后生们的那份惆怅、那份期盼却难以负载重荷。尽管它内蕴深厚,然而它太苍老太衰弱了,声声叹息中,它无奈地垂下了那颗曾经年轻曾经高傲的头颅。面对现实吧,山里人还得把那万千思绪从大山外边拉回来,继续听从那远古的呼唤,依旧是日出而作日没而息,云遮雾绕的小山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炊烟袅袅鸡鸣犬吠亘古不变。

外边的世界很精彩,山里的世界也很让人留恋。

第二十个百年匆匆打点行装,携带着岁月刻痕和丰功伟绩,依依不舍地向人们挥手告别。新的百年晨光微露,笑靥初绽,即将掀开新的历史篇章。

新旧世纪交替之际,惜别与期望在人们心头交织着。而此时,惜别与期望在一个人的心头上交织的更加炽烈——

甲山脚下,一辆北京牌越野吉普车向山外急速驰出。车上端坐着去燕陡市鼓楼乡就任副乡长的王志伟。

翻山越岭,吉普车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剧烈地颠簸着。

昨天王志伟突然接到一纸调令,工作岗位由遵化县两河镇联社调到市郊的鼓楼乡,一天的时间里,县联社社长和书记先后找他谈话,接着就是县委组织部长谈话,又是管组织的副书记谈话,几位领导一个腔调,都说工作千头万绪,要办的事情太多,要求他马上去赴任。至于手头上的工作,如没办法专门拿出时间交接,那就等以后安顿好了再说。然后就刻不容缓,火烧眉毛似的催着王志伟立刻走马上任。

新修的甲山山道,路还不太好走。汽车像喝醉了酒的汉子摇晃着,让人眩晕。

王志伟眉头微蹙,思绪万千。

在基层千惯了,甩开两条沾满泥巴的长腿翻山越岭,骑着哗唧

作响的旧自行车攀爬山道早已习以为常,能够坐进汽车就算休息。所以他就想乘此闲暇之际小结一下在两河镇联社的工作,以便同继任者交接时做得有条不紊。可是调动来得太突然,一时之间还适应不了这突如其来的变化,所以精神就老也集中不起来。构思一下即将开始的副乡长工作蓝图吧,思想又难以转弯,还是老跑神儿。倒是昨天乡亲们自发筹办的送行场面不时地浮现在脑海中:

他谢绝了同事、下级部门、关系单位的送行酒席,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小山村——小横山脚下的北旧寨。尽管粗木桌上摆的是柴鸡浊酒和家产菜蔬,但那浓浓的乡情,滚烫的话语,却使他泪流满面,本不喝酒的他连干了三大碗,平生第一次体会到了醉酒的滋味。富贵叔、老根子爷也都醉得一塌糊涂,一边一个拉着他的手,叫着他的小名泪眼婆娑地说道:

“小东啊,在咱这大山里扎着吧,不去市里干那个劳什子副乡长,中不?”

“你真舍得咱这‘刁虎也’、卧牛山、小横山?真舍得咱这海子、月牙湾、上下河套?真舍得咱这北旧寨、南旧寨的乡亲们?”

质朴的山民们对王志伟的工作调动好像颇有抵触情绪,他们实在舍不得放他走,固执地凭着朴素的感情、自己的好恶看待周围的一切。把他留下,留下,说啥也得留下。乡亲们的情绪开始激动起来,似要马上去县里请愿。王志伟想解释,却又无从张口。

金香婶本来就爱哭,眼见今天这场面,自然就抹起了眼泪。她一掉泪,引得堂屋的婆娘们都哭了起来。

路过青石口的虎跳石时,路面骤然狭窄了许多。滚到路中央的一块风化落石便汽车狠狠地颠了一下,剧烈的摇晃把王志伟的思绪暂时拉了回来。

他心事重重地望着窗外的山道,一丝愧疚涌上心头:那擂鼓台的风化石早该排险了,那通往山外的山道早该整修了。尽管自己没日没夜地奔波,可手头上还是积下了不少急需办的事情。志伟